

车过水头隧道，恒山山脉便横亘在眼前，司机不断提醒，恒山主峰不远了。

尽管沿途有恒山黄芪、浑源凉粉等巨幅广告牌分散着全车人的注意力，但恒山那略带压迫感的视觉吸引，始终占据着我们的目光。进入恒山风景区后，乘车转入一个叫磁窑峡的地方，恒山就像在此处打了个结似的，从四面八方向你扑来，把你环绕在这大山之中。

名为翠屏峰、天峰岭的两座山峰，就像一个人的两只手，半握的手掌交错搭扣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谷底开阔、四周封闭的山间盆地。

我从四川来，四川也是个盆地。但那个盆地尺度太大，早已超越了人的视线范围，让人完全觉察不出它的“盆形”来。但我此时身处的地方，却是一个人能感知的尺度，它那高高耸立的“盆壁”，立马成为我们眼前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。

太行雄奇、吕梁苍莽，两条山脉逶迤北上，太原盆地、忻定盆地、大同盆地次第展开，桑干河穿行于最北端的大同盆地，奔涌不止。北方那种辽阔，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，更是心胸上的叩问。而此时，我整个身子一下子就像掉进了地球的深坑——那种封闭与隔绝，至今想来，都令人心生畏惧！

你看，那近乎垂直的绝壁，古褐苍苍，寸草难生。这也难怪，绝壁不但垂直，而且还向山体内侧凹陷，既缺少泥土，又缺乏雨水，怎能让生命存活呢？

当然，视野之内也有绿色，那是山巅之上毫不起眼的灌木



▲悬空寺（景区/供图）

悬空寺的千年回响

文/刘友洪

以及谷底的森林。但是，与那巨大而裸露的褐黄崖壁相比，这点绿色显得多么无足轻重。

只有那一道道断层线，似乎是大自然的不屈与抗争。它从唐峪河谷底一跃而起，以30°的斜角，向着天空延伸。

我查阅资料得知，磁窑峡的山体是石灰岩，那一条条的断层线，就是一层层的岩石。造山运动给大地留下的伤痕，至今清晰可见。

30°的斜角，放在一张A4纸上，就那么轻轻一瞥。但放在大地之上，却是如此庄严隆重——就是这条30°的斜线，将偌大的山体切割成数层平行而蜿蜒的巨型断层，就像大地之上的五花肉，或者汉堡。

这些断层线，现在又以相

反的姿势扑来，将立在唐峪河左岸的我，吞没于群山峡谷之中。

在此处，人的渺小可想而知。

这时，悬空寺出现在眼前。那是万仞绝壁上的一道霞光——只轻轻一瞥，便知其无可比拟与空前绝后。

我不想，更不愿夸大悬空寺的“伟大也”：以它占地仅152平方米的身躯，与偌大的山体相比，实在是微不足道；它保持着千百年来不变的身姿，附着在悬崖之壁，以至于我抬头看见它的时候，第一印象是那么弱小，那么岌岌可危。若不仔细辨认，在悬空寺中行走的人们，很容易被河对岸的游客忽略。

我之所以用“附着”二字，是因为在我过去的认知里，陡峭的岩壁与供人使用的房子，无论如何也组合不到一起。然而在恒山，在一个叫磁窑峡的地方，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，竟神奇地组合了！

因此，当我抬头看到绝壁之上，那看上去似乎是“缩小版”的，附着于崖壁上的，悬挂于断层线上的朱红屋宇，心中顿时涌起一种想流泪的感觉。

这座建于北魏时期的屋宇，距今已1500多年了。换言之，它已在悬崖绝壁上生存了15个世纪。如果把它在时间长河里的尺度向上竖起来的话，它无疑是“大”的，是与山岳齐平的。

资料介绍，悬空寺选址在

凹陷的山腰处。对此，我宁愿相信，那凹陷之处，是建设悬空寺的工匠们一锤一锤凿进去的。当初，工匠们把木梁嵌入山体，就是要为屋宇建造一个能够挡风遮雨的场所。这些横梁一旦嵌入山体，它就与岩石合二为一了，就能从如母体般的石头里吸取“营养”了，就能够生长了。在我看来，这些外挑而裸露于岩石之外的横梁，是从石头里“长”出来的。是的，横梁是“长”出来的，屋宇也是“长”出来的，它们经过1500多年的漫长“生长”，已经与大山浑然一体了，它们成了磁窑峡、翠屏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我登上悬空寺，看着近百米深的河谷，不禁疑问：古人为什么要将寺院建在悬崖之上？沿途我没见一间厨房和厕所，难道古代的僧人不在此处用餐和如厕？他们的吃饭、内急如何解决？当我看到一张貌似可以躺上去的平台，我就想，古代的僧人如何休息，晚上他们怎么睡觉？就这些问题，我请教了浑源县当地朋友。

朋友是如何回答的，后来我并没在意了。我的思绪，在悬空寺上，穿越到了遥远的古代——我“看见”工匠们正在一锤一锤敲击岩体，“看见”僧人们手持钵盂穿梭行进，“看见”朝拜者虔诚而佝偻的身影……

我不敢在悬空寺上过多停留，我怕我身体的重量，会增加那些横梁的负担——它们已经承受了1500多年，不但承受了屋宇的重量，更承受了时间之重、历史之重、人文之重。

塞 外

文/安宁

在塞外某个风起的黄昏，我又一次问自己，我从哪里来，我将到哪里去？

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。那时我还不知晓，自己会离开小小的村庄，一去不复返。我以为我会和那些善良朴素的乡亲们一起，在平静的村庄度过漫长的一生。但是最终，我却变成一只飞鸟，义无反顾地离开故乡，抵达遥远的内蒙古高原，在阴山脚下的呼和浩特停留下来。一晃，就过去了许多年。我确信自己将长眠于此，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，犹如血融于肉、灵魂寓于身体。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分离，即便某一天我化为尘埃，最终消失在苍茫的宇宙之中。

但这并不能回答我对生命的困惑。关于生命的探讨，也绝非起点与终点之间如此简单的连接。人们渴望认识自己，穿过大雾弥漫的时光小径，去

寻找一粒种子如何抵达这个世界，又如何落入贫瘠或者肥沃的泥土，在那里生根发芽，繁衍生息，而后借助于大风或者河流，去往另外的地方。无数的偶然汇聚在一起，构成我们神秘莫测的命运。我执着于一切细微的事物：大风中气象万千的云朵，一望无际的浩瀚天空，阴山下静默不语的一丛丛灌木，街巷中飞舞的五彩蝴蝶以及覆盖整座城市的冬日积雪。就在一片枯叶上，我看到命运对我深情的召唤。

呼和浩特，这座位于中国北部边疆的塞外之城，是如何从一个抽象陌生的名字，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？命运又是如何在冥冥之中指引着我，一步一步抵达北朝民歌《敕勒歌》中吟唱的辽阔大地的呢？当我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又将去往哪里？那时，这座每日都有大风猎猎吹过的城市，是否还会留有我曾经走过的足

迹？如果一切都将消失殆尽，我的生命行经此处的意义又是什么？当我在凛冽的寒冬，独自一人行走在大道上，我常常这样想。

最终，静默不语的自然给予我答案。在广袤的宇宙星空之中，所有的生命都是微尘，对于意义的追寻，或许并不重要。除了人类，自然中的一切事物，也从不执拗于意义的探寻。生命一旦降临这个世界，其本身就是一种熠熠生辉的珍贵存在，不管它栖息于荒野还是城市，平原或者山谷，森林抑或沙漠。仅仅这神奇的生命本身，就值得我们为之赞美与歌唱。万物以其神秘的声响，提示着我们人类同自然中的

万千生命一样，都是微不足道却又闪烁光芒的个体。每一次动人的呼吸，都在昭示着我们与自然万物之间微妙的连接。

城市是人类在自然中建造的温暖的家园。没有任何一处居所，可以脱离自然的存在。即便墙根下一朵小如米粒的苔花，湖面上一只朝生暮死的蜉蝣，石缝中一群穿梭觅食的蚂蚁，树根旁一条陷入深沉睡眠的蚯蚓，都与我们人类的生命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此时此刻，自然中生机勃勃的一切，犹如寂静的汪洋，包裹着如滴水般的人类，也容纳着承载我们一生悲欢的家园。不管走得多远，人类生命的根基，都与脚下的大地紧密关联，犹如炽热的心脏维系着遍布全身的血脉。我们因此生出哀愁，有了不舍，进而永不停息地追问生命的意义，来处与归途。

当我走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，我愈发怀念呼和浩特。

热气腾腾的奶茶，鲜嫩多汁的手把肉，酥脆松软的焙子，汁水四溢的烧卖，鲜香诱人的羊杂，汤汁浓郁的烩菜，鲜香扑鼻的托县炖鱼，甚至家门口小吃摊上烫手的鸡蛋灌饼，都会迅速唤醒我的味蕾。仅仅是听到这些名字，我就想跨越波涛汹涌的太平洋，热烈地拥抱整个呼和浩特，就像纯真的孩童抱住自己的母亲。我因这些与我的生命早已交融在一起的食物，愈发热烈而深沉地爱着这座城市。

这座城市所承载的，不仅是我自己的命运，还有无数普通人的悲欢。人们在艰辛的劳作与永无休止的奔波中，从未忘记一滴雨水的浸润，一株大树的荫凉，一条河流的滋养，或者一片森林的抚慰。就在这座被群山和森林护佑的北疆城市里，人们正与世界任何角落的人们一样，度过平静或者波澜起伏的一生。